

豪华之女

● 阿彻小说选

之二：一位美国英雄之女

〔英〕杰弗里·阿彻著
苏泽祥 范辰华译



豪 华 之 女

阿 彻 小 说 选

之二：一位美国英雄之女

THE PRODIGAL DAUGHTER

Jeffrey Archer

Hodder and Stoughton Ltd 1983.

Great Britain

豪华之女

【英】杰弗里·阿彻著

苏泽祥 范辰华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 5/8 插页2 字数354,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100

书号: 10151·939

定价: 2.9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凯恩与阿贝尔》的续篇，但却是独立成篇的作品。

百万富翁阿贝尔是波兰移民，他的女儿弗罗伦迪娜却因是移民之女而受到歧视。环境的磨难、父亲的影响、家庭教师的教育，使她养成了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她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克服了青春期的问题之后，又以优异成绩在名牌大学毕业。阴差阳错之间，她与父亲仇人的儿子相爱了，从而导致了父女反目、父子绝情。尽管双方的父亲都是百万富翁，一对情侣却只得出逃谋生，艰苦创业。直到双方的父亲两败俱伤之后，她才和丈夫回来。她首先接任了父亲的男爵集团董事长职务，又帮丈夫夺回了银行大权。但她并未就此止步，在好友的帮助下，她步入政界，参加竞选。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她取得了胜利，担任了六年众议员，八年参议员。她若不是中了帕金的诡计，完全可以当选美国第四十二届总统。后来帕金突然病故，她以副总统的身份继任了美国第四十三届总统。

小说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部，从弗罗伦迪娜出生起至她当总统止。作品以流畅的文笔、细腻的描述、饶有情趣的叙事、紧张曲折的情节刻画了一位美国女强人的形象，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以及尔虞我诈的卑劣政客手腕。同时反映了美国青年的向往、追求和爱情生活的各个角落，有利于读者了解美国社会现状。

献给皮特, 乔埃, 阿里森, 柯莱尔与西蒙

序 曲

“合众国的总统。”她回答。

“即使我想破产，也用不着走支持你竞选总统这条路。”说着，爸爸从鼻尖上摘下半月眼镜，从报纸的顶端盯着女儿。

“别说风凉话，爸爸。罗斯福总统向我们证明，没有任何事业比为公众服务更伟大。”

“罗斯福唯一证明的一件事就是……”爸爸说了个半截话，然后停住了，目光又转向报纸。他怕再说下去会被女儿指责为轻率。

女孩子似乎完全猜透了父亲在想什么，继续说道：“我认识到，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对这一伟大目标的追求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性别已使我处于不利地位，更不要说我的家庭还有波兰人的背景！”

父亲与女儿之间隔着的那一层报纸突然被移开了。“永远也不许说不利于波兰人的话。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一个信守诺言的光荣民族。我的父亲是一位男爵……”

“是了，我知道，我的爷爷的确是男爵，可惜他不能活到现在，帮我竞选总统。”

“更为可惜的是，”他说着叹了一口气，“他本来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名伟大领袖。”

“那么他的孙女为什么不能成为一名伟大领袖呢？”

“当然能。”他说着，盯着独生爱女那蓝灰色的眼睛。

“那么好了，爸爸，你肯帮助我吗？没有你的财政支持，我想自己是不会成功的。”

父亲在回答之前先犹豫了一会儿。他把眼镜又架到鼻尖上，慢慢地叠起了膝间的《芝加哥论坛报》。

“我来和你作一笔交易吧，亲爱的，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一种交易。如果新罕布什尔州^①的预选结果令人满意，我就奉陪到底。如果不是这样嘛，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

“你所说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是什么？”他的女儿马上反问了一句。

这位男子汉又一次犹豫了，反复掂量着即将出口的话：“如果你赢得了预选，或者说得到了选票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我就会一直奉陪你到党的代表大会，即使为此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女孩子在整个谈话中第一次露出了轻松的表情：“谢谢你，爸爸。我不能有更高的企望了，爸爸。”

“你当然不能。”他答道，“现在，你能不能让我继续看报纸呢？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卡伯斯队会输给老虎队！”

“毫无疑问，他们是弱队。九比三的比分不已经说明一切了吗？”

“小女士，你可以认为自己懂得一些政治的皮毛，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你对棒球一无所知。”正说着，他的妻子走进了房间。他转动了一下沉重的躯体，对她说，“我们的女儿要竞

① 美国东北部一州名，总统预选从此开始。——译者注

选美国总统，你意下如何？”

女孩子抬起头来看着妈妈，热切地等待着她的答话。

“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想法。”妈妈开口说，“她上床的时间早已过了，我责备你不该让她呆到这么晚。”

“是，我想你是正确的。”丈夫说，“上床去睡吧，小东西。”

她走到爸爸身边，吻吻他的腮部，低声说：“谢谢你，爸爸。”

父亲目送十一岁的女儿走出房间，并注意到她右手的手指都握了起来，攥成了一个紧紧的拳头。这是她动了气或下定决心的一贯标志。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女儿是两种情感兼而有之。但他也意识到，无论他怎样向妻子解释，说女儿不是一般的孩子，也都是没有用的。很久以来他就放弃了让妻子参与自己的雄心勃勃的计划的指望。目前，他也只能为女儿不受母亲的影响而感到欣慰。

他又回过头去研究芝加哥卡伯斯队失利的原因，最后不得不承认女儿在这一点上的论断也是正确的。

在其后的二十二年中，佛罗伦迪娜·罗斯诺维斯基再也没有提起这场谈话。但当她旧话重提之时，她认为父亲肯定不会放弃当初允诺的交易。无论如何，波兰人是一个信守诺言的光荣民族。

过 去

一九三四——一九六八

孩子的出生并不顺利。但对那时的阿贝尔和扎菲娅·罗斯诺维斯基来说，几乎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他们对此早已有自知之明。阿贝尔本期望得到一个儿子，以便有朝一日继承他为男爵旅馆集团的董事长。到孩子能够接管这一职位的时候，阿贝尔认为自己的名字能和雷兹与斯达特勒等大旅馆家相提并论，而他所经营的男爵集团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馆集团之一。阿贝尔一直在圣卢克医院那毫无色彩的走廊里踱步，等待着那第一声啼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不太明显的腿瘸却越来越明显了。他不时转动着腕上的银带，盯着刻在那上面的名字。他转过身来，再一次迈动脚步，正好看见多代克医生迎面走来。

“祝贺你，罗斯诺维斯基先生。”他说。

“谢谢。”阿贝尔急切地说。

“你有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医生说着走到了他身边。

“谢谢。”阿贝尔平静地说，极力掩饰着内心的失望。然后，他跟随产科医生走进了走廊另一端的一个小房间。通过观察窗口，阿贝尔看到了一排皱皱巴巴的小脸。医生把头胎婴儿指给爸爸看。与其他的婴儿不同，她的小手指捏成了一个紧紧的拳头。阿贝尔曾在某一本书上读到过，婴儿至少要在出生后三周才会握拳。他笑了，是骄傲的笑。

母女在圣卢克医院中又呆了六天。每天的早餐和午餐供应过后，阿贝尔都要离开旅馆去看她们。电报、鲜花以及新近时

兴起来的祝贺卡片包围了扎菲娅的铁架床，表明其他人也在为孩子的诞生感到欢娱。在第七天头上，妈妈和不曾命名的孩子——阿贝尔曾考虑过六个名字，但都是为男孩准备的——回到了家中。

在孩子出生的第二个周末，他们给她起名为弗罗伦迪娜，意在纪念阿贝尔的姐姐。当孩子在房子顶层新装修好的育儿室安顿下之后，阿贝尔总是长时间地呆在那里，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女儿，看着她入睡，看着她醒来，认识到自己必须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便为孩子创造一个前途。他决心让弗罗伦迪娜有一个远远胜过自己的童年，说什么也不能让她象自己那样在尘土中被剥夺童年，不能象自己那样在屈辱中以移民的身份登上美国的东海岸，身上除了几个缝在上衣里的一钱不值的卢布外分文不名。

他要保证让弗罗伦迪娜受到他不曾受过的正规教育。他对自己未受正规教育倒没什么可抱怨的。弗兰克林·D·罗斯福稳坐白宫，阿贝尔的小小旅馆集团看起来也能安然度过经济大危机造成的萧条时期。美国对他这位移民一贯不薄。

每当他和女儿单独呆在楼上的育儿室时，他总会想起他的过去，同时也在筹划着她的未来。

到达美国之后，他先是在纽约东部的一家肉店里度过了难熬的两年，然后到普拉扎旅馆填补了一名低级侍者的空缺。从他到旅馆的第一天开始，那里的侍者头山米就不把他当作人来对待。在此后的四年中，他拼命地工作，经常加班加点，即使是一位奴隶主也会被他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就这样，他这个最低级的人被提升为山米的副手，与他一同在橡木餐厅工作。在那些岁月里，阿贝尔每星期有五个下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

的，而且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

他的同伴们不知道他每天是否睡觉。

阿贝尔仍旧日复一日地在橡木餐厅跑堂，他不知道自己在大学中取得的学位有什么用处。一位名叫戴维斯·利奥里的胖胖的德克萨斯人回答了他的问题。他十分注意地观察了阿贝尔一个星期，看他是如何为宾客们服务的。就这样，拥有十一座旅馆的利奥里先生提出雇用他，让他担任自己最新的一家旅馆——芝加哥里士满大陆旅馆的副经理，主要责任就是管理旅馆的餐厅。

弗罗伦迪娜翻了个身，用她的小拳头敲打着床沿。这一动作把阿贝尔拉回了现实世界之中。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女儿就象沉船者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紧紧地攥住，用她所认为是牙齿的那个部位咬了起来……

阿贝尔到达芝加哥后，发觉里士满大陆旅馆的管理一团糟。没用多久他就找出了原因。旅馆经理戴斯蒙德·帕西一直在贪污，阿贝尔认为他至少已经这样干了三十年。新任副经理花了六个多月的时间去搜集揭露帕西的材料，然后把证据确凿的调查报告交给了他的雇主。戴维斯·利奥里知道事情真相后，立即开除了帕西，并让他的新门徒顶替了他。这给阿贝尔带来了新的工作动力。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认为自己可以改变里士满旅馆集团的命运，所以当利奥里那上了年纪的姐姐兜售其手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公司股票时，阿贝尔提出所有的存款买了下来。戴维斯·利奥里被这位年轻经理的举动感动了，于是就任命他为旅馆集团的副总经理。

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合伙人，生意上的伙伴关系又发展成了亲密的个人友谊。阿贝尔对此永远也感激不尽，一个德克萨

斯人能把一个波兰移民提到与自己同等的位置是多么不易！自定居美国之后他第一次产生了安全感。直至到发觉德克萨斯人竟和波兰人一样是个要强的种族之后，他的梦想破灭了。

阿贝尔仍旧不能接受那早已成为过去的事实。如果戴维斯信任他、把旅馆集团所存在的财政问题告诉他，他就可以与他一同找出一条出路。在那大危机的年月，谁还没有一点财政上的问题呢？六十二岁的戴维斯·利奥里接到了银行的通知，说他的透支额早已超过他所拥有的旅馆的价值，因此银行必须采取安全措施，不能再为他的人支付下个月的工资。面对银行的最后通牒，戴维斯·利奥里和女儿一起用了一顿安安静静的晚餐，然后带上两瓶烈性威士忌回到位于十二楼的大套间。此后，他打开窗子跳了下去。阿贝尔永远也不会忘记凌晨四时站在密执安街头就尸体作证的滋味。人已摔得血肉模糊，如果不是头天晚上他所穿的那件上装，阿贝尔几乎就认不出他的好友。负责调查死亡事件的警官说，那已是芝加哥当日的第七起自杀事件。但这也减轻不了阿贝尔的痛苦。警官又怎能知道戴维斯·利奥里对他的恩情以及他准备怎样报答他呢？在一份匆匆写成的遗嘱中，戴维斯把里士满旅馆集团另外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留给了阿贝尔，并写条子告诉阿贝尔，尽管旅馆集团的股票已一分不值，但百分之百的拥有权也许会增强他同银行谈判的地位。

弗罗伦迪娜在啼哭声中睁开了眼睛。阿贝尔爱抚地抱起她，但马上又在为自己这一举动后悔。她的湿屁股潮湿了他的衣服。他耐心地为孩子擦干，叠好一块三角形的尿布，十分麻利地为孩子换上。任何一位产房护士都会对他的熟练动作表示赞赏。弗罗伦迪娜闭上眼睛，倚着父亲的肩头又睡了过会。“不

知感恩的小家伙。”阿贝尔疼爱地说着，轻轻吻吻她的小脸颊。

戴维斯·利奥里的葬礼之后，阿贝尔前往波士顿拜访里士满旅馆集团的开户银行凯恩与柯伯特银行。他请求该行的一位董事，不要把里士满的十三家旅馆拿到市场上去公开拍卖。他向银行保证说，如果银行能支持他，他就可以把帐单上的红字变为黑字——只要给他一定的时间。那位坐在昂贵的写字台后面的潇洒而又冷峻的男子竟是一个难说话的人。“我必须从银行的利益出发。”他以此藉口挡回了他所有的请求。阿贝尔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场羞辱，他低声下气地称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为“先生”，可离开时还是两手空空。那人的灵魂肯定是一架金钱记数器，他根本不去想多少人会受到他所做出的决定的影响。阿贝尔成百次地暗自发誓，他早早晚晚要找那位“常青藤联合会”^①公子哥威廉·凯恩先生算帐。

阿贝尔怀着再沮丧不过的心情回到芝加哥，发觉他的里士满大陆旅馆已在大火中化为废墟，而警察又控告他有意纵火。纵火是事实，但纵火犯却是意在复仇的原旅馆经理戴斯蒙特·帕西。被捕后，他供认不讳，因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把阿贝尔搞倒。如果不是保险公司同意付款，帕西的阴谋倒也就得逞了。逃出俄国的战俘集中营来到美国后，阿贝尔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好过时光，但此时他却仍在困境之中。现在他的运气来了，一位隐姓埋名的支持者买下了里士满旅馆集团，并仍让阿贝尔担任总经理，为他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阿贝尔肯定地认为，那位不告姓名的支持者是史蒂文斯旅馆的总裁大卫·麦

① “常青藤联合会”是美国哈佛等名牌大学学生组成的社团。——译者注

克西顿。

阿贝尔又回忆起了他和扎菲娅团聚的过程。扎菲娅是位自信心很强的姑娘，与他在赴美的船只上邂逅相遇。那时她使阿贝尔感到自己不成熟，但再次相遇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阿贝尔当上了总经理，而她则是史蒂文斯旅馆的一名女招待。

从那时起，两年过去了。尽管新改名的男爵旅馆集团未能在一九三三年盈利，但也仅仅亏损了二万三千美元。那一年正是芝加哥市的百年纪念日，一百多万人涌去参观世界博览会，无疑帮了旅馆业的一个大忙。

帕西的纵火罪被证明之后，阿贝尔所等待的只是保险公司的保险金，他要用这笔钱重建在芝加哥的旅馆。在等待的时间内，他遍访集团内另外的十家旅馆，开除了与戴斯蒙特·帕西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因为在美国长长的失业大军行列中，他不难找到替换他们的人。

阿贝尔穿梭般地往来于查尔斯顿、莫比尔、休斯敦和孟菲斯之间，巡视他在南方的旅馆。扎菲娅开始对此感到不满。但阿贝尔认识到，如果要遵守与匿名的支持者订立的合同，他就不会有多少时间呆在家里，尽管他是那样爱他的女儿。他只有十年的偿还银行贷款的时间，如果他能办到，合同中还有一个条款，即他可用三百万美元的代价买下旅馆集团另外的百分之六十股份。扎菲娅每天晚上都在感谢上帝赐与他们的成果，并央求阿贝尔见好就收。但什么也阻止不了阿贝尔实现最终目标的决心。

“晚饭好了！”扎菲娅扯着嗓门在喊。

阿贝尔假装没听见，继续呆视着熟睡的女儿。

“听到我的话了吗？晚饭好了！”

“什么？没听到，亲爱的。对不起。就来！”阿贝尔不情愿地起身去和妻子用晚餐。弗罗伦迪娜的鳃绒被掉在了床边的地板上。阿贝尔拾起那毛绒绒的小被子，轻轻搭在毯子上面。他永远也不想让她感到寒冷。她的脸上露出了睡中的微笑。她是不是在做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梦？阿贝尔想着，熄灭了房内的灯。

2

弗罗伦迪娜的命名仪式给每个参加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弗罗伦迪娜本人除外，因为她自始至终都在睡觉。在诺思瓦巴什的圣名大教堂举行了仪式之后，客人们相继到了史蒂文斯旅馆。阿贝尔租下了旅馆的一间大餐厅，与应邀前来的一百多名客人共同庆祝命名仪式。他最亲密的朋友、当初从欧洲到美国的船上睡在他上铺的波兰人乔治·诺华克和扎菲娅的堂姐佳尼娅分别成了孩子的教父和教母。

客人们尽情地享受着包括传统的波兰菜肴在内的十道大菜的晚宴。阿贝尔坐在首桌，代表他的女儿接受客人们赠送的礼品。礼品有银质拨浪鼓等玩具，有支票等财物，有贵重的书籍，然而最为贵重的一份礼物却是阿贝尔那位不知名的支持者赠送的一只美丽的古董绿宝石戒指。阿贝尔暗暗希望他在赠送这一礼品时的心情能和自己的女儿后来接受它时一样高兴。为纪念这一时刻，阿贝尔送给女儿一件红眼睛的大玩具熊。

“看上去好象弗兰克林·D·罗斯福。”乔治说着便举